

「小说精读」迪诺·布扎蒂：《可怜的小孩》

作者 | [意]迪诺·布扎蒂 赏析 | 付强

【编者寄语】

博尔赫斯曾说过，当代作家数量太大，时间又未及筛选出他们的文集，但有些名字无论如何不会被后世所遗忘。迪诺·布扎蒂绝对是这些名字之一。从其作品展现的对象而言，他是入世的，他关注的对象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就如小说中对弱势孩子的处境和母亲对待孩子的态度进行了真实的呈现，能引发我们对成长教育话题的关注和思考。迪诺·布扎蒂小说的语言简洁真实、干净自然。正如他自己所说，一篇精彩的故事所取得的效果取决于它的用语是否简练而切实。本篇小说语言便是如此，准确生动流畅自然，情节简单极具情境性，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激发内心的共鸣。尤其是作者恣肆放纵的笔调，表现人的心灵状态及难以预料的奇异，充满趣味，更令人震撼，就如同加缪所言“说尽一切却什么也不予肯定”。因此，迪诺·布扎蒂成为意大利家喻户晓的作家，被誉为“意大利的卡夫卡”。

【文本研读】

可怜的小孩	
下午三点，克蕾拉太太一如惯常，带着她五岁的孩子到河滨公园玩。小孩长得并不漂亮，瘦巴巴的，发育不良，呆呆的，皮肤颜色死白，几近绿色，所以他的玩伴取笑他，都叫他“莴苣”。	简述母亲“一如惯常”带着孩子玩，而孩子却瘦弱不堪，遭玩伴嘲笑。设置悬念，暗合题目。
那天，绰号莴苣的小道夫有了一把新的玩具枪，可以发射没有杀伤力的玩具子弹，但毕竟是把枪。公园大道上的小孩其实已注意到小道夫的新枪。那个玩具枪并不值钱，可是比他们手上的要新，而且不太一样，光这一点就引起大家的好奇和羡慕。其中一个说：“你们有没有看到莴苣有一把枪啊？”另外一个说：“他带枪来是想向我们炫耀，让我们生气，可是他不跟我们玩，他自己也不玩。莴苣是个讨厌鬼。他的枪很烂。”“他不玩是因为他怕我们。”	
克蕾拉太太坐在一条长凳上，专心织着毛衣，阳光微微洒在她身上。道夫傻傻地坐在她身边，他不敢带着他的枪去大道上玩，百般无聊地在手上摆弄。	宕开一笔写小道夫有了新玩具枪，遭到其他玩伴的好奇、羡慕和嫉妒，从侧面展现了小道夫与伙伴的关系，也为后文故事情节展开做了充分铺垫。
下午三点，树上有好多不知名的小鸟吵翻了天，表示天快黑了。（以小鸟的热闹暗示小道夫的孤单，没有玩伴。） “道夫，去玩啊！”克蕾拉太太鼓励他，一边依旧低着头工作。“跟谁玩？”“当然是跟其他小孩玩啰，你们不是朋友吗？”“我们才不是朋友呢，”道夫说，“每次跟他们玩，他们都取笑我。”“你是说他们都叫你莴苣？”“我不喜欢他们叫我莴苣。”“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可爱啊，要是我，就不会生气。”他还是坚持：“我不喜欢他们叫我莴苣。”	通过母子对话展现了小道夫的孤单和恐惧，也侧面表现了母亲对小道夫缺乏深入的理解和关爱。
那些小朋友通常都玩战争的游戏，那天也不例外。道夫曾经试过加入他们，可是他们马上莴苣长莴苣短地叫他，而且放声大笑。几乎所有小孩都是金发，他则是黑发，一撮刘	补叙，交代小道夫被玩伴们嫌弃欺辱的原因：黑发、瘦弱、没

海垂在额前，像一撇逗号。大家都腿粗胳膊壮，他的腿细细干干。其他小朋友像只野兔又跑又跳，他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他们。他们有枪、军刀、弹弓、弓、纸弹枪和头盔，其中魏斯工程师的儿子还有一副那种骑兵穿的雪亮盔甲。虽然大家年龄差不多，但他们满口都是难听的粗话，道夫连学都不敢学。他们是强人，道夫是弱者。	有武器，不会说粗话；以对比的手法展现了小道夫的敏感和自尊，也从侧面表现了妈妈对孩子缺乏关注。
可今天他也带了武器来。所以，那些小朋友彼此商量过之后向他走来。“你的枪很漂亮噢！”魏斯工程师的儿子马克斯说，“给我看一下。”道夫没有放手，握着枪让他看。	以“没有放手”的细节描写充分地刻画出小道夫对枪的珍视和对马克斯的不信任，照应前文。
“还不赖。”马克斯很权威地评论，他自己脖子上挂的那支空气枪至少比这贵上二十倍。道夫很有面子。	
“有了这把枪，你也可以来玩战争游戏。”华特半眯着眼，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对啊，有这把枪你可以当上尉。”另外一个说。道夫诧异地看着他们。他们没叫他葛菖。	小道夫新玩具枪的价值体现了出来，吸引来了玩伴们，也帮助小道夫成功加入了游戏的行列；承上启下，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
然后他们跟他解释那天的战争游戏怎么玩。马克斯将军的军队占领了山头，而另一队由华特将军领导的军队要强行过山。所谓的山头只不过是两畦有零星灌木丛的河滨高地，抢攻的路线是一条窄小的下坡路。华特授予他上尉军衔，两组人马分头准备各自的作战计划。	
这是其他小朋友第一次对道夫这么认真。华特交付他一项艰巨的任务，让他负责指挥先遣部队。分派了两个配有弹弓、神情很拽的小孩给他，派他打头阵，一探究竟。华特和其他小孩都对他笑容可掬，好得有点夸张。	以小孩子的视角，军队的专业用语，煞有介事的游戏安排来表现小道夫眼中的战争游戏，也从侧面表现了小道夫认真态度和激动心情。而作者的点评却让游戏沾染了“阴谋”的味道。
就这样，道夫来到陡峭的下坡路口，两边是有零星灌木丛的河滨高地。可以想见马克斯率领的军队必定躲在灌木丛里。他什么都没发现。（小道夫的预计情况和现实状况出现巨大偏差，暗示情节将发生变化。）	
“去吧，道夫上尉，准备进攻，趁敌人还没进入状态。”华特用亲昵的口吻向他下令，“你一冲到下面，我们会赶到展开反攻。可是你要跑快点，越快越好。”道夫回头看了看他。察觉到华特和其他战友脸上都有一抹诡异的笑容。“怎么啦？”将军问，“快啊，上尉，冲啊！”	华特的“亲昵”和战友的“诡异的笑容”让敏感的小道夫心生怀疑，为后文情节的突变埋下了伏笔。
就在那个时候，河对岸有军乐队经过，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小喇叭响亮的乐声传来，仿佛给道夫的心里注入新生命，他紧握着那可笑的玩具枪，荣誉感油然而生。“大家冲啊！”由下坡路急奔而下。同一时间在他背后传出爆笑，来不及转头，直冲出去的他有一只脚被绊住了。他们在离地十	

公分高的地方拉了一条线。	
他一头栽下去，鼻子狠狠着地，手里的枪也弹出去了。热烈的军乐声之外，一阵欢呼鼓掌。他站了起来，此时敌军从灌木丛现身，用土和水揉成的泥巴球打他，全对准他一个人。一粒泥巴球正中他的耳朵，害他又一跤摔了下去，大家一拥而上对他又踢又踹。包括他的华特将军，以及他的战友。	战争游戏以小道夫的冲锋开始，以其绊倒被虐而结束，骤起骤落之间，小道夫的遭遇如在眼前。
大家终于散开，雄壮威武的军乐队也消失在对岸。号啕大哭的他摸索着四周寻找他的枪。捡在手中的枪已经报废了，有人把枪管拆了。	避开小道夫内心活动不写，仅以雄壮威武的军乐的消失和新玩具枪的报废做来侧面展现小道夫的狼狈，言在此而意在彼。
手上拎着让人心痛的武器残骸，淌着鼻血，膝盖也破了皮，从头到脚都是烂泥巴，道夫走到母亲身边。“我的天啊，道夫，你怎么搞成这样？”她不问其他人怎么把他搞成这样，却问他怎么搞的。典型家庭主妇的反应，因为孩子身上的衣服全毁了。她努力幻想着再过十五年、二十年后的他。眼前总是浮现他坐着，手上拿着笔，面前一叠公文，驼着背坐在学校书桌前，驼着背坐在家里的写字台前，驼着背坐在脏兮兮的办公桌前。一个公务员，没有生气、循规蹈矩的平凡人。永远唯唯诺诺，人生的失败者。	以小道夫遭小朋友戏弄欺负之后的惨状，和母亲对他的将来感到悲观失望来表现小道夫的“可怜”，在寄寓作者同情之际，又深化了文章呼唤理解和关爱的主题。
（选自迪诺·布扎蒂短篇小说集《魔法外套》）	
文本作者运用准确而又生动的语言，表现了一个小孩在一位母亲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悲惨下午的故事。他，一点也不漂亮，瘦弱不堪，被起绰号却从未反抗，不敢和小朋友玩，怕被嘲笑。他的母亲近在咫尺，却不了解他内心的恐惧，在游戏中被其他小朋友欺负时，母亲毫无作为，不关心他为什么会受到伤害，只对他失望。也许这些就是他的“可怜”之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母亲和他的小伙伴们比他更加“可怜”。	

【知识建构】

小说中上帝视角浅析

在小说写作中，上帝视角一般是叙述视角中第三人称视角（第三人称叙述）的别称。第三人称叙述者如同无所不知的上帝，能够以非现实的方式不受限地描述任何事物。如在同一地点的不同时间点展开叙述，或是多个角色的心声交替出现。这种叙述方式由于没有视角限制，又称上帝视角。在作家创作的成熟作品中，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很少，使用最多的是上帝视角叙述。这其中又分两类，一类是跟随着主人公，或者一个（或几个）叙述者展开故事，只讲他参与的、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另一类是作者高居文本之上，仿佛书中世界的上帝，知晓故事里的一切细节，可以自由塑造其中的一切，不管从逻辑上讲这些细节是否会有人观察到。

而迪诺·布扎蒂的作品多以上帝之姿端坐于现实之上居高俯瞰，看尽人间百态，有得失、有嘲讽、有觉悟、有批判，因为他认为在人类的追求过程中可以“找到生气、活力、哭泣、绝望、青春的生涩力量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就如作品中作者不仅知晓小道夫和母亲以及玩伴们的对话、小道夫心理的变化，以及后来的战争游戏的细节，更仔细展现了小道夫母亲的瞬间幻想，可谓是上帝视角的经典展现。

【试题解析】

1. 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 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 A. 文章记叙了道夫遭小朋友戏弄欺负之后又被母亲嫌弃的故事, 表达了对道夫的同情, 揭示了母亲的情绪和孩子成长的关系。
B. 坐在一条长凳上专心织着毛衣的克蕾拉太太, 极力地鼓励道夫去和其他小朋友玩, 可她不知道道夫内心的畏惧。
C. 魏斯工程师的儿子马克斯自己脖子上挂的那支空气枪至少比道夫的枪贵上二十倍, 他赞美了道夫的枪, 这让道夫很有面子。
D. 有了新枪的道夫被允许加入战争游戏, 有人说他可以当上尉, 没人再叫他葛芭, 但先恭维、后打击的阴谋, 伤害性更大。

【参考答案】A

【试题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揭示了母亲的情绪和孩子成长的关系”错, 原文中有“她不问其他人怎么把他搞成这样, 却问他怎么搞的”, 这里表现的是母亲的态度和教育孩子的观念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而非单一的情绪。

2. 本文题目是“可怜的小孩”, 请结合文本概述哪些地方突出了道夫的“可怜”。(4分)

【参考答案】①道夫身材瘦弱、胆小、被别的孩子嘲笑。②内心的恐惧不被母亲了解。③在和其他小朋友玩战争游戏时, 被欺负。④母亲只对他失望, 却并不关心他为什么会受到伤害。(每点1分, 意思对即可。若有其他答案, 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

【试题解析】本题考查筛选文中重要信息的能力。解答本题, 要在文中找到对道夫描写的内容, 看哪些能够表现他的“可怜”。文中对他的外貌描写, 突出道夫的瘦弱, 他不喜欢绰号却从未反抗, 不敢和小朋友玩, 胆小怕被嘲笑。但母亲却觉得绰号可爱, 他内心的恐惧不被母亲了解。在和其他小朋友玩战争游戏时, 被他们欺负。母亲只对他失望, 却并不关心他为什么会受到伤害。这些都凸显了他的“可怜”。

3. 这篇文章谋篇布局上很显作者功力, 请结合文本对此加以赏析。(6分)

【参考答案】①以一把新枪为线索, 记录了道夫参与小朋友的战争游戏的过程。②处处设伏、前后照应, 使故事情节更合情理。小朋友对道夫的嫉妒, 母亲对道夫的鼓励, 马克斯、华特和其他小朋友对道夫的故作友善都为道夫被欺负埋下伏笔。③结局反转, 揭示主题。道夫被欺负得很惨, 可是母亲却对他满是失望, 结局出人意料, 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 批判了母亲的教育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 而忘记了爱是最基本也是最后的教育。(每点2分, 意思对即可。若有其他答案, 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

【试题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谋篇布局特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故事从一把新枪开始, 这把新枪引起小朋友的嫉妒, 然后有了道夫参与战争游戏的故事, 枪最后被毁坏。所以“一把新枪”是文章的线索。前后情节的变化, 体现了设伏和照应, 而结局道夫没有得到母亲的关心, 令人唏嘘。从线索、照应、主题等方面来组织答案即可。

【反馈检测】

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 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 A. 文章通过精彩的语言描写, 表现了公园大道的小孩注意到小道夫的新枪后内心的好奇、羡慕和嫉妒, 为后文故事情节的展开做了充分铺垫。
B. 文章故事情节简单却曲折生动, 一向被小朋友排斥的道夫, 因为有一把新枪而被大家嫉妒, 他们佯装欢迎却对他实施了更沉重的打击。
C. 文章运用反衬手法表现了道夫的软弱, 文章记叙了道夫参与战争游戏受到的不公正的遭遇及其母亲对他的失望, 批判了集体霸凌和道夫的不勇敢。
D. 文章细节描写精彩, 在马克斯要看一下枪时“道夫没有放手, 握着枪让他看”, 充分地刻画出他对枪的珍视和对马克斯的不信任。



扫描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 信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付强)

【相关链接】

小杜果

〔土耳其〕苏阿德·得尔威希

老太太弯下腰对小杜果温柔地说：“来吧，小宝贝，上我家去吧，你可以在花园里玩，那儿有的是李子，你随便吃多少都行。”

小杜果惊讶地看着这个老太太。这是阿依色奶奶，她就住在隔壁的那所小白房子里，房子前边，有个小小的花园，花园当中有棵大李子树。

小杜果知道阿依色奶奶不喜欢小孩，孩子们一走近李子树，她就冲着他们大声嚷嚷，要不就用她那根老不离手的大棍子吓唬他们，把他们轰走。

可是今天她怎么啦？变得这么温柔，几乎是慈爱了。

这简直不能使人相信。说真的，今天，从爆炸袭击发生以后，一切事都没法叫人相信，一切全跟平常不一样。

爆炸以后，军火工厂的汽笛长鸣着；人们都从房子里跑了出来，涌到工厂的大门口去了。在这些平常上工的时候很少看见人影的街道上，那时忽然有了很大的骚动。

家里来了好多陌生人，他们的脸都是很苍白而又难过的样子，有些女人甚至在啜泣着，这是为什么呢？小杜果想不出。

阿依色奶奶把杜果的小手握在她的手里。对这个，杜果觉得不大舒服，当他在阿依色奶奶身边走下台阶的时候，他喃喃地自语：“我已经够大了，能自己下去，干吗还领着我？妈妈从来不是这样。……她知道我已经长大了。”

啊，妈妈！……当想到她的时候，小杜果觉得鼻子有点发酸……他妈妈今天晚上从工厂下工回来的时候，他要把阿依色奶奶请他上她那儿去玩，去吃李子的这件了不起的事告诉她……妈妈一定会因为他而骄傲的。

小杜果忽然间变成一个惹人注意的目标了，所有挤在房子里和小路上的人都那么注意他，有的抚摸他的长头发，有的轻轻地拍拍他的小脸蛋，有的还拥抱他，路角上那个卖杂货的还给他一大块巧克力糖。杜果十分满意于自己的显要地位。

花园里起风了，那棵李子树孤零零地站立在角落里，挺老实，挺安静，几乎是一动不动的。小杜果一个人坐在花园的台阶上，那只小狗又碰到了小杜果，似乎很满意，快活地摇着尾巴，要和杜果一块儿玩。可是，小杜果不想和它玩，也不想吃李子。他想：妈妈下工回来的时候，他要向妈妈要钱去买个西瓜，他爱那红红绿绿的颜色，还有那香甜的味道……

他的妈妈……他是多么爱她呀！妈妈穿着一件绿色的衣服，今天早晨去上工的时候，她的嘴唇是多么红，她总是那么笑嘻嘻的，总是那么美丽，他的妈妈……想到他的美丽的妈妈，他忽然打了个冷战，有点想哭。他只有一个愿望——离开这里，回到家里去找妈妈。

花园的门又打开了。杜果还在原来的地方，但他不再是站着，而是躺在地上，睡着了。一只抚摸着他的脸蛋的手把他弄醒了，他突然喊出声：妈妈……”不，那不是妈妈，那是和妈妈长得很像的玛利哈姨。

听到“妈妈”的叫声，玛利哈姨那只抚摸他的手缩了回去；用两只手捂着脸呜咽起来了。阿依色奶奶喃喃地说：“瞧你怎么啦……安静下来吧，别吓着孩子！……这孩子……”

这个年轻的女人重新俯下身子把小杜果抱了起来，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并且亲吻着他那苍白的小脸，把它浸在眼泪里。

“来吧，小宝贝，咱们回家去吧，”她抱着他，向花园的门口走去。

小杜果，每当人家抱着他的时候，他便觉得好像是受了侮辱似的。可是，今天，他没有反抗，他疲乏地把他的脑袋靠在玛利哈姨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玛利哈姨把他带到她家去了。杜果没有问她：“为什么把我带到您这儿来！妈妈在哪儿呢？……”

几个月过去了，杜果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妈妈，好像他的妈妈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这孩子用安静和漠然来对待他妈妈的不在。

可是，有一天，当军火工厂里的爆炸再一次震撼了工人们的小房子，工厂汽笛的长鸣声在空中激荡着……这孩子，突然脸色苍白，放下了手里的玩具，站起来迟缓地走近玛利哈姨，用一种沉重的声音说：“我知道，妈妈死了……就是在爆炸声音以后，工厂汽笛响起来的那天，像今天一样……”

在很短的时间里，他想抑制住自己，可是，他的嘴唇颤抖了，在玛利哈姨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以前，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涌出了。忽然，他好像从自尊心的重担下解脱了出来似的，他开始哭泣了，嘴里呻吟着：“妈妈！……妈妈！……”

（俞天民译）